

幼獅



〔美〕 欧文·肖 著 高长荣 译



幼 狮

〔美〕欧文·肖著

高长荣 译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Yōushi

幼 獅

[美] 欧文·肖著

高长荣 译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安平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5.625印张 618,000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500

ISBN 7-5302-0085-2/1·85

定 价: 6.65 元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《富人，穷人》《乞丐，窃贼》的作者欧文·肖最重要的作品，是一部反战小说，被公认为是西方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，在美国多次被列入“畅销书”、“最大畅销书”，译成多种文字。

本书中译本的小部分曾在《长篇小说》杂志上刊登，现将当时由于篇幅未能发表的三十万字补齐，以飨读者。

第 一 章

冬天，蒂罗尔山一片积雪。在白茫茫的暮色中，山麓的小镇，华灯初上；电气列车，灯火闪闪，这派景象简直像是圣诞节辉煌的橱窗。在白雪覆盖的街道上，衣着漂亮的人们——旅游者和本地居民——迎面相遇，都笑盈盈地彼此招呼。一座座白色和褐色房屋，门窗都已装饰了绿色花环，因为这是充满希望的一九三八年新年的前夕。

玛格丽特·弗里曼特尔上山的时候，听见她的滑雪靴在厚实的积雪上嘎吱嘎吱直响。茫茫苍苍的暮色，山下小镇中孩子们的歌声，都使她禁不住微笑。今天早晨她离开维也纳的时候，落着毛毛细雨，而且犹如大城市经常的情况一样，在阴霾的日子里，行人急匆匆地走过街头，一副愁眉不展的神态。然而，这里却是雄伟的山峦，明媚的天空，耀眼的积雪，赏心悦目的乡村风光。她觉得这一切特别可爱，因为她很年轻、美丽，况且正在度假哩。

路上，有些地方的积雪已经扫除。她踩在不深的雪上，感到疲乏的腿子既舒服又酸痛。下午滑雪之后，她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酒，现在她觉得浑身都挺暖和、舒服。

“在那高高的山岗上，”山下的孩子们唱道，“暴风雪正在咆哮。”在稀薄的空气中，歌声清晰、嘹亮。

“玛丽雅坐在那儿，”玛格丽特低声哼唱，“插着她的孩子。”

她的德语挺整脚，但她不仅喜欢这支歌曲优柔的旋律，而且高兴自己用德语唱歌的勇气。

玛格丽特是个高挑、匀称、雅致的姑娘，清秀的脸蛋，绿色的眼睛，可是鼻梁附近长着约瑟夫所谓的美国雀斑。明天，约瑟夫就要搭乘早班列车抵达这儿；她一想到他，就笑逐颜开了。

玛格丽特在旅馆门口停住，回头望了一眼巍峨的山峰和闪烁烁的万家灯火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傍晚的清新空气，就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小旅馆的大厅亮堂堂的，装饰了圣诞树，充满了节日盛餐的浓烈香味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房间，陈设着包皮的笨重橡木家具，显得特别整洁，在一般的山村中，这种整洁是常见的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，就象桌椅板凳不可缺少。

兰格曼太太小心地拿着一只挺大的水晶玻璃酒杯，正巧穿过大厅。她那樱桃色的圆脸显出一副专注的神态。她一看见玛格丽特，就停了下来，露出笑容，把酒杯放在桌上。

“晚安，”她用德语柔和地说。“滑雪好吗？”

“好极了，”玛格丽特回答。

“我希望你别太累了。”兰格曼太太调皮地眯起眼睛。“今儿咱们有个小小的跳舞晚会。要来许多年轻小伙子。要是你过于疲乏，那就遗憾了。”

玛格丽特笑了笑说：“跳舞，我还是有力气的。当然罗，如果人家教我咋个跳法。”

“嘿，瞧你说的！”兰格曼太太不赞成地双手一拍。“你还用得着教？他们要跳各式各样的舞。跟你在一块儿，他们准会感到高兴。”她用批判的眼光瞅了瞅玛格丽特。“当然，你太瘦了，但这似乎符合人家的兴趣。时兴嘛。一切要怪美国电影。归根结蒂，只有患肺病的女人受到欢迎。”兰格曼太太面孔红润，显得愉快、

亲切，象炉火似的；她咧嘴笑笑，就又拿起酒杯，朝厨房走去。“你得提防我的儿子弗雷德里克。”她说。“他可非常喜欢姑娘啊！”她嘻嘻地笑了两声，走进厨房去了。

厨房里突然传来调味香料和黄油的浓烈气味，玛格丽特贪馋地嗅了一嗅，就轻声哼着歌儿，登上楼梯，走进自己的房间。

晚会隆重地开始。年岁较大的人相当呆板地坐在各个犄角里；年轻人还没克服窘态，一会儿成堆地聚在一起，一会儿又分散开来，一本正经地饮着掺了香料的潘趣酒。姑娘们多数都很健壮，胳膊有力，穿着华丽的节日盛装，也显得有点不大自在。这里有个手风琴手，他奏了两支曲子，可是无人跳舞，他就没精打采地拿起潘趣酒杯，让在场的人去欣赏留声机播放的美国唱片。

大多数客人都是本地居民；农场主、商人以及兰格曼家的亲戚，都给山区的太阳晒成了红褐色；他们虽然穿着粗陋的衣服，却显得异常健壮；他们的身体经过山区气候的锻炼，仿佛不会染上任何疾病，也不会衰老，更不会出现死神逼近的预兆。兰格曼旅馆的大多数住客，礼貌地喝了一杯潘趣酒，就到更大的旅馆去参加更快活的晚会去了。外地人终于只剩了玛格丽特一个。她饮酒不多，决定早点儿上床，好好地睡它一夜，因为约瑟夫乘坐的列车早晨八点半钟就要到达。她希望精神焕发地跟他相见。夜越来越深了，舞会也越来越热。玛格丽特跟多数年轻人都跳了舞——华尔兹舞和美国狐步舞。将近十一点钟，房间里既闷热、又嘈杂，第三杯潘趣酒送上来的时候，一张张汗涔涔的面孔就失去了天然的颜色，不久之前那种羞怯的样儿已经没剩一点儿痕迹了。玛格丽特开始教弗雷德里克跳伦巴舞。其他的人紧密地站在他俩周围观看，当她俩跳完的时候，大家就向她热烈鼓掌。这时，兰

格曼老头儿突然坚决要求跟她跳一次。老头儿又矮又胖，长着粉红色的秃发；在周围的一阵轰然大笑中，玛格丽特用蹩脚的德语向他解释加勒比舞曲缓慢节拍的奥秘时，老头儿出了一通大汗。

“我的上帝！”乐曲刚停，老头儿就叫了一声。“我为啥在这山坳坳里虚度光阴呀！”玛格丽特噗哧一笑，倾过身去吻了吻他。客人们聚在擦得亮光光的地板上，紧紧地围在四周，重新大声地鼓掌，而喜形于色的弗雷德里克却跨上前去，伸出双手，说道：“老师，再教我一次吧。”

有人放上了同一张唱片，并且又让玛格丽特饮了一杯潘趣酒，于是他俩到了圆圈中央。弗雷德里克姿势难看，笨手笨脚，但在激烈旋转的舞步中，他用强健的胳膊把她搂住，感到十分快活。

唱片播完，手风琴手立刻奏了起来。喝了十多杯潘趣酒之后，他兴高彩烈，边拉边唱；在壁炉前面，拥在乐师周围的客人一个接一个跟着他一块儿唱，乐师的歌声柔和悠婉，一直飞上了天花板。玛格丽特满脸绯红，低声地哼着。弗雷德里克站在旁边，一只手搂住她。

“这些歌颂新年来临的人，多么和蔼可亲呀！”她想。“他们拼命想让自己粗鲁的声音适合柔和的音乐。他们象孩子一般友爱，对待外国人多么热情！”

“玫瑰，玫瑰，玫瑰，草原上的红玫瑰。”——客人们唱道。在合唱声中，兰格曼老头儿的声调最突出，时而象雄牛的叫声，时而哀婉得可笑。玛格丽特跟着大家一块儿唱。她扫视十几个歌唱者的面孔，发现其中只有一个人保持沉默。这是克里斯琴·迪斯特尔，一个匀称的高大青年，神情严肃，心不在焉；头发乌黑，剪得挺短；皮肤已给太阳晒黑。在他那金晃晃的眼睛里，隐约露出

野兽眼里有时出现的那种黄斑。玛格丽特曾在山坡上看见他郁郁不乐地教新手滑雪，而且羡慕他那轻捷、硕长的步度。此刻，迪斯特尔是十分清醒的，他拿着酒杯伫立一旁，正在沉思默想，漫不经心地望着唱歌的人。他穿了一件领子敞开的衬衫，在他那黝黑的皮肤衬托下，这件衬衫白得耀眼。

玛格丽特截住他的视线，向他微微一笑，叫道：“唱吧！”

他悒悒地回笑了一下，就举起酒杯，勉强唱了起来，但在一片轰轰声中，玛格丽特无法听清他的声音。

新年晚会逐渐进入高潮，客人们喝了烈酒，也越来越放荡了。在幽暗的角落里，成双成对的人已在拥抱、接吻。歌声更加响亮、更加狂放了。现在，玛格丽特已经难以理解歌曲的意思，因为歌词里掺进了许多俚语和俏皮话；听到这些粗鄙的话语，上了年纪的女人嘻嘻哈哈，男人们哄堂大笑。

临近午夜，老头儿登上一把椅子，叫客人们安静，向手风琴手打了个手势，就用微醉的演讲的腔调说：“我是一个老兵，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曾在西线负伤三次；我提议大伙儿唱一支歌。”他朝手风琴手挥动胳膊，手风琴手就奏起了《德意志，德意志高于一切》。玛格丽特知道这首歌曲，但她在奥地利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她五岁时就向一个德国女佣人学唱过，至今还记得它的歌词。现在，她感到自己醉醺醺的，也跟大伙儿一起唱了起来，没有任何民族偏见。由于她会唱这支歌子，弗雷德里克觉得高兴，就把她搂得更紧，吻了吻她的前额，而兰格曼老头儿仍然站在椅子上，举着杯子，提议“为美国干杯！为美国的年轻姑娘干杯！”玛格丽特饮完一杯，躬了躬身，就彬彬有礼地回答：“请允许我代表美国的年轻姑娘们说说：我觉得高兴极了！”

弗雷德里克又吻吻她的脖子，但她还不知道如何对待这种举动，手风琴手又奏起了一支粗俗、刺耳的乐曲，在场的人一齐唱

了起来，声音嘶哑，扬扬得意。片刻间，玛格丽特并不明白这是一支什么歌曲，诚然，她在维也纳片断地听到过一两次，但是那儿无人公开唱它。此刻，一伙男人喝醉了酒，大喊大叫，玛格丽特几乎分辨不清那些德语歌词了。

弗雷德里克直挺挺站在她身边，继续把她搂住，她感到激昂的歌声使得他的肌肉都绷紧了。姑娘仔细一听，终于明白过来。

“冲锋队员们，排好队伍”，弗雷德里克放声歌唱，颈上青筋勃起。“高举旗帜，奋勇前进！”玛格丽特越听，她的面孔就绷得越紧。她闭起眼睛，感到浑身发软，觉得这支刺耳的歌曲使她窒息，她打算挣脱弗雷德里克的怀抱，但他紧紧地搂住她的腰身，使她不得不继续听下去。玛格丽特瞅了迪斯特尔一眼，发现他没有唱歌，正在默默地观察她。她在他的眼里看出了不安的神情。

这支颂扬霍斯特·韦塞尔的曲子^①，威武雄壮，杀气腾腾；大家唱到结尾的时候，嗓门越来越高。最后的歌词唱完时，男人们两眼烁烁地笔直站着，显得傲慢、严峻；参加合唱的妇女在他们面前弓着身子，犹如歌剧中的修女立在耶稣蒙难十字架前面。当最后的歌词“在他的精神鼓舞下，大家跟咱们一块儿前进！”响彻整个房间的时候，仅仅玛格丽特和眼里有黄斑的黝黑青年没吭一声。

乡村教堂的钟高亢、愉快地响了起来，在冬天的夜空里，山间发出嗡嗡的回声。弗雷德里克仍旧没有放开玛格丽特，姑娘忽然遏止不住地流出了眼泪，怨恨自己过于脆弱。

兰格曼老头儿举起了杯子。他的面孔象萝卜一样绯红，两眼亮炯炯的，圆圆的秃顶流下了汗，大概就象一九一五年他刚到西

^① 德国法西斯爱唱的歌曲。霍斯特·韦塞尔是个大坏蛋，希特勒党徒把他尊为民族英雄。

线时一样。“为元首干杯!”他十分虔敬地叫嚷。

“为元首干杯!”一只只酒杯在壁炉的火光中闪烁，一张张贪馋灼热的嘴巴贴近了杯子。

“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上帝保佑你们！”高度爱国的狂热消失了。客人们喜笑颜开，彼此握手，互相拍拍脊背，相互亲吻，完全没有尚武的气氛。

弗雷德里克让玛格丽特转过身来，打算吻一吻她。但她立即把脸扭开。眼泪变成了啜泣。她挣开了青年的胳膊，沿着梯子跑上二楼，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这帮美国娘们儿！”她听见弗雷德里克一边笑一边说。“还假装会喝酒哩！”

眼泪慢慢停止。玛格丽特觉得自己脆弱、可笑。但她竭力不去理会流出的泪水，仔细地刷了牙，梳了头，拿凉水拍拍发红的眼睛。到翌日早上约瑟夫抵达的时候，她想尽量显得活泼和愉快一些。

玛格丽特的房间，墙垣粉白，窗明几净。卧榻上方挂着一幅褐色的木雕圣像。玛格丽特脱掉衣服，关闭电灯，打开窗子，爬上大床。窗外，从月光临照、积雪皑皑的山岗上，刮来呼啦啦的疾风。一接触冰凉的床单，她就打了个哆嗦，但在羽绒被子下面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就象童年时代在祖母家里一样，床单发出清新的气味，而浆过的窗帘碰到窗框，发出簌簌的响声。此刻，手风琴手正在楼下柔和地演奏，那是描绘爱情和离别的秋天的歌曲，情调哀婉，声音低沉，断肠裂肺，从门外微微传了进来。不一会儿，她就沉沉入睡了。在寒冷、晦暗的房间中，她的面孔象孩子一般宁静，同时又显得端庄、和蔼。

她仿佛做了个梦：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她，一个人影站在她的身边，她在自己的脸上感到他的气息，他紧紧地把她搂住。

玛格丽特忽然醒来。

“别出声！”一个人用德语说。“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“他喝了白兰地，”玛格丽特随便想道，“他身上有股酒味。”

她盯住这人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；在他的黑眼窝里，两颗眼珠好象两点火星。他的一只手温柔而熟练地摸着她的肚子，一直摸到她的大腿。她感到他的腿子跨上了她的腿子。他穿着沉甸甸的粗布衣服，紧紧地把她抓住。她猛然一动，移到床铺另一边，坐了起来。但他敏捷、有力，重新拉她躺下，并且用手按住她的嘴巴。他嘿嘿地窃笑。

“你这小野兽，”他说，“狡猾的小松鼠！”

现在，玛格丽特辨别出了这人的声音。“是我呀，”弗雷德里克说。“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拜访，不必害怕。”他从她的嘴上勉强抽回手来。“你别嚷嚷，”他低声说，仍有一点儿嘲笑的口气，仿佛跟小孩儿寻开心似的。“嚷也没用。第一，大家都喝醉了。第二，我会说，你自个儿叫我来的，后来可能改变了主意。人家当然会相信我的话，因为，不管怎样，我是受到娘们儿赏识的，何况你是个外国女人……”

“请你离开，”玛格丽特低声说。“去吧。我不告诉任何人。”

弗雷德里克嘻嘻地笑了起来。他有点儿醉了，但是醉得并不象他佯装的那副样儿。“你是一个可爱、迷人的姑娘。在这一季里来到这儿的姑娘当中，你是最俊俏的一个……”

“可你为啥偏偏需要我呢？”玛格丽特绝望地说，同时把身体绷得象石头一样硬邦邦的，使他那好奇的手只能摸到冰凉的被面。“这儿有那么多姑娘，她们会让你喜欢的……”

“我就要你。”弗雷德里克吻了吻她的脖子，显然认为他的温存是不可抗拒的。“我很喜欢你嘛。”

“可我不要你，”玛格丽特说。这是深夜，在黑漆漆的床上，挤在一个壮汉身边，她唯恐自己象个女学生似的说错德语，担心自己忘了德语的词汇、结构和习惯说法，而铸成终身大错。“我不愿意。”

“一个姑娘开头假装忸忸怩怩，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那就更有味儿啦！那就更象一个高贵的小姐啦！”她感到他很自信，在嘲笑她。“许多姑娘都是如此这般嘛。”

“我发誓要告诉你母亲，”玛格丽特说。

弗雷德里克“嗤”地笑了一声。在静静的房间里，他的笑声是放荡的、自负的。“你尽管去告诉我母亲，”弗雷德里克说。“你想，她为啥总是把漂亮姑娘安置在这个房间里？房间旁边有个棚子，从棚顶经过窗口轻而易举就能爬进屋来。”

这不可能！玛格丽特想道。那个矮矮胖胖、脸色红润的女人，那么整洁、勤劳，老是笑眯眯的；她常去教堂，在每个房间里都挂了圣像呀……玛格丽特蓦然想起，在楼下的大厅里，大家聚精会神唱歌的时候，兰格曼太太是什么样儿；她想起，兰格曼太太欣赏粗鄙的音乐时，眼神是放荡的，面孔是汗涔涔的、色迷迷的。是的，一切都可能，玛格丽特想道，这个十八岁的傻小子决不会撒谎……

“多少次了？”她急忙问道，竭力想延迟最后的那个时刻。“你这样爬进卧室多少次了？”

弗雷德里克得意地笑笑，玛格丽特瞧见了他那牙齿的闪光。停了片刻，他自负地回答：“家常便饭。可是，现在不得不严加选择了。因为棚顶积满了雪，滑溜溜的，爬进屋来可费劲儿啦。只有遇见你这样漂亮的姑娘，我才冒这个险。”他的一只手又在她的身上东摸西摸，温柔、老练、顽固的手。她的双手给他的胳膊

压在床上。她感到闷热、疲惫，感到受了污辱，感到一切都要完蛋了。她转动脑袋和肩膀，试图移开两条腿子，可是没有办到。他紧紧地压住她，向她嘻笑，尽情欣赏这种刺激情欲的、乏力的抵抗。

“你多可爱呀，”弗雷德里克低声说，“你的身腰多好呀！”

“我要叫啦。我警告你。”

“你叫，对你不利，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很不利。母亲会在所有的客人面前扫你的脸，还会要你立刻滚出这座房子，因为你把她18岁的小儿子拐进你的卧室，干出了丑事。明儿呢，你那个体面的朋友来到这儿的时候，全城的人都会大谈特谈这桩事了……”弗雷德里克的语气是嘲弄的，也是煞有介事的。“我劝你最好不要嚷嚷。”

玛格丽特闭上眼睛，默不作声地躺了几分钟。她的眼前闪过昨天晚上那些人的面孔；他们都是笑里藏刀的阴谋家，装出山里人纯洁、健康的假相，却在这个冰封雪盖的堡垒里对她施展诡计。

弗雷德里克突然一个翻滚，趴在她的身上。他的衣服是敞开的，她能感到他那光滑、暖和的胸膛压住她的胸膛。他很粗壮。在他的身子下面，她觉得喘不过气来。泪水涌上她的眼睛，但她忍住了。

他慢慢地、有条不紊地分开她的双腿。现在，她的两只手自由了，马上去抓他的眼睛。她能感到自己的指甲抓破了他的皮肤，听见了难听的刮擦声。她迅捷地抓了又抓，在他还没重新捉住她的双手之前，她终于抓破了他的面孔。

“母狗！”弗雷德里克愤怒地叱骂。他用一只手攥紧她的双手，另一只手击中了她的嘴唇。她感到嘴上流出了血。“不值钱的美國小母狗！”他是跨在她身上的。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用胜利的、

挑衅的眼光盯住他。地平线上的月亮，把宁静的银色光辉倾进了房间。弗雷德里克用手背又打了她一下。尽管痛得难受，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双手发出的讨厌的厨房气味。

“如果你不立刻滚蛋，”她虽头晕目眩，还是清楚地说，“明儿我就宰了你。跟你说，我和我的朋友一定把你宰了。”

弗雷德里克依然跨在她的身上，攥紧她的双手。他脸上流着血，淡黄色的长发垂到了眼睛上边；他俯身盯住她的时候，直喘粗气。过了片刻，他才犹豫不决地移开视线，“唉”，他说，“娘儿不需要我，我对她就没兴趣了。值不得费劲儿。”

他放开她的双手，在她脸上恼怒地狠狠戳了一下，爬下床去；他跨过她的身体时，还用膝头撞了她一下子。然后，他站在窗前，拾掇衣服，扣上钮扣，舔了舔流血的嘴唇。在宁静的月光中，他象一个惶恐的孩子，显得既可怜、又可笑。

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房间。“我从侧门出去，”他说，“我终归有这个权利。”

玛格丽特仰望着天花板，凝然不动地躺着。

弗雷德里克在门口徘徊，不甘心败北而去。玛格丽特感到，他这个农家孩子正在急切地搜索枯肠，想在离开之前臭骂她一句。“哼，”他说，“滚回维也纳犹太人那儿去吧！”他吼了一声，推开房门溜掉了。

玛格丽特站起来，轻轻地关上门。她听见，弗雷德里克迈着沉重的脚步，下了楼梯，朝厨房走去。在冬季沉睡的屋子里，他的步履在旧的木板墙上发出回声。

风已止息，房间里又静又冷。玛格丽特突然战栗起来，因为她只穿着一件压皱的睡衣。她赶忙关上窗子。月亮隐没了，夜色开始慢慢泛白。灰蒙蒙的天穹和山岳显得**平淡和神秘**。

玛格丽特瞧了瞧床铺。褥子揉成了一团，**床单已经撕破**，枕

头染上了血迹。她想到了某种污浊、神秘的东西。她还不住地战栗，感到软弱无力、受了侮辱，开始慌忙穿着。她用冷得透骨的双手穿上最暖和的滑雪服和两双毛袜，再套上大衣。她依然冷得瑟瑟索索，就在窗前的一把小摇椅里坐下，望着外面的山岗；苍白的山峰抹上了浅绿色的曙光，仿佛从夜的黑暗里浮了出来。

随后，黎明的绿色变成了粉红色；曙光顺着山坡往下倾泻，使得积雪发出了光彩，好象迎接早晨的来临。玛格丽特站起身来，连床铺也没看一眼，就步出房间。她小心地走下楼梯，穿过静谧的屋子；屋子犄角里潜伏着黑夜的残影，而大厅里还弥漫着昨日晚会的气味。她推开大门，面对还在沉睡的淡蓝色的清晨，跨进了新的一年。

街上阒无人迹。玛格丽特沿着雪堆之间的小道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感到肺里充满了清晨爽人的空气。一间小房子的门是敞开的，门边站着一个妇人；这妇人戴着睡帽，系着围裙，身体滚圆，面颊红润，喜气洋洋。

“早安，小姐，”她说。“今儿早晨不是挺美吗？”玛格丽特瞥了她一眼，迅速从旁走过。妇人大惑不解地望了望玛格丽特的背影，恼恨地砰然关上了门。

玛格丽特从街道尽头通往山岗的道路。她耷拉着脑袋，机械地移动两腿，慢慢爬上旭日临照的山坡；在这清晨的时刻里，山坡空旷无人。然后，她离开道路，沿着积雪的坡面，朝一间迷人的小屋走去；这间屋子是供滑雪者休息的，用粗木搭成，好象儿童玩具似的。在它不高的尖顶上，积了厚厚一层雪。

小屋前面有一条板凳，玛格丽特忽然感到软弱和空虚，困倦地在板凳上坐下，凝神望着冰封雪盖的山坡；山坡倾斜地爬上山巅的陡崖；在蓝天的背景上，山崖紫红，轮廓显豁。

“我用不着去想这桩事儿，用不着！”她一面想，一面呆呆地

凝望高岗：她心里琢磨了一会，下山的时候该在哪些地方拐弯。“不必去想这桩事儿了，”她拿定主意，用舌尖舔了舔唇上的凝血。“也许，以后，等我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……右面，峡谷边沿的深雪特别危险。因为越过了那个小丘，拐一个大弯，绕过露在外面的岩石，是不得不盲目前进的，可能控制不住……”

“早安，弗里曼特尔小姐，”旁边忽然有人说话。

玛格丽特猝然掉过头去。站在她面前的是滑雪教练——那个身体匀称、晒得黝黑的年轻人；她曾在晚会上向他微笑，并且在手风琴手演奏时请他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她不假思索地站立起来，打算走开。

迪斯特尔跟在她后面。

“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”他礼貌地问道。他的嗓音清亮，柔和。玛格丽特停了下来，想起昨天晚上，兰格曼先生的客人们围着她狂喊乱叫，弗雷德里克在旁搂着她放声歌唱的时候，只有这个人保持沉默。她也想起，当她流泪的时候，这个人如何盯着她，如何胆怯地表示他同情她，愿意分担她的痛苦。

她朝他转过身去。“我很抱歉，”她微微一笑。“我正在想事儿，你却把我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啦？”他问。他站在她面前，光着脑袋，显得比他在晚会上更稚气，羞怯。

“没啥，”玛格丽特坐下。“我只是坐在这儿欣赏山间景色。”

“也许，你想一个人呆在这儿？”他问，甚至后退了一步。

“不，不”玛格丽特说。她突然感到需要跟谁谈谈发生的事，从而决定如何办。告诉约瑟夫是不行的，而迪斯特尔却令人信任。他甚至有点儿象约瑟夫——黝黑、聪明、严肃。“请你别走吧，”她说。

他微微叉开双腿，站在她面前；他穿着紧身的滑雪服，显得匀称、结实。尽管寒风凛冽，他仍敞开衣领，没戴手套。他的脸